

#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手稿《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的声韵组合特点分析

陈金秋

**摘要：**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前人汉字拉丁化注音方案的基础上，著《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一章，对前辈方案进行完善。其音系对声母、韵母的选择并非首创，体现出中国传统反切与罗马字母拼合并行的注音创新理念：声、韵、组合基本遵循中国古代传统韵书的分类法，内部排列则根据罗马拼音的组合顺序进行；两种注音方式相辅相成，反切法形如框架，罗马字母元音辅音直接拼合法则实为内容。韵谱借鉴与迎合中国古韵书的特点，便于传教士们使用，实用性强，在某种程度上，为近代汉语拼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法国传教士 金尼阁 汉语注音方案 声韵组合 罗马拼音

## 一、研究背景

16世纪以来，来华传教士为了自身学习汉语方便，对汉语音韵进行研习并创制了《葡汉词典》、《汉欧字典》、《西字奇迹》等多部汉语拉丁注音方案，《西儒耳目资》即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从汉语拉丁注音方案的历史沿革来看，罗明坚与利玛窦所著的《葡汉辞典》首建为汉字注音模式，成为后代汉字注音系统之滥觞<sup>①</sup>；在此基础上，利玛窦进一步完善了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他在《程氏墨苑》、《泰西字母》

① 王铭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励耘语言学刊》，2014年第1期，第138—139页。

等著作中开始使用29个罗马字母（其中元音5个，辅音24个）为汉字注音<sup>①</sup>；金尼阁对罗明坚、利玛窦的注音方案整合改良，确定韵母50个，声母20个，并细分出五类声调，其著作《西儒耳目资》被认为是代表汉字拉丁体系的完善阶段<sup>②</sup>。

关于《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语音基础和来源，前人大都认定为明代晚期官话音系<sup>③</sup>，如罗常培、陆志韦和鲁国尧等，肯定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中所记录的语音为明末官话和各地方言的“混合产物”，金薰镐等也肯定金氏罗马汉语拼音方案是根据当时的官话正音无疑。但以何种方言语音为基础，语音有何特点，学界有三种不同观点<sup>④</sup>：以罗常培为代表，认为其反映的是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明末官话；以陆志韦、李新魁为代表，认为金尼阁所记语音是以山西方言为基础；以鲁国尧、杨福绵、曾晓渝和张卫东等为代表，认为《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语音以南京话为基础的明末官话<sup>⑤</sup>。虽然对《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官话基础方言的来源有所分歧，但是学者们中对金氏拼音方案对比方式较为一致，即通过对声母、韵母以及声调的转写、分类来做比较分析。此外，金尼阁对音系中最基础的声韵调所使用的专业术语不仅仅直接译自西方传统语言学，还带有不同程度的中国特色，由基础声韵调组合所构建的语音层次也有其独有的特点<sup>⑥</sup>；《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手稿中还吸收并沿袭了反切注音法，这是金尼阁在中国传统韵书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体现<sup>⑦</sup>。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对《西儒耳目

① 金薰镐：《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拼音所反映的明代官话音系》，《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第34页。

②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1—20页。

③ 金薰镐：《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拼音所反映的明代官话音系》，《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第37页。

④ 同上书，第33—39页。

⑤ 曾晓渝：《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74页。

⑥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概念术语辨源》，《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第95—100页。

⑦ 黄雪晴：《〈西儒耳目资〉的反切改良》，《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1—33页。

资·列音韵谱》中音系基础和语音层次进行深入分析，在韵谱音系层级基础上，探讨音系的声韵调排列顺序、语音组合层次，继续思考金尼阁方案的创新程度、借鉴方式、方案特色等等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对《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的音系构成进行简介，探究其成书特点和语音组合层次，分析金尼阁对韵母和声母的选择与排列有何依据，探讨金氏拼音方案中声韵组合的特点问题，以期对金氏拼音方案做进一步思考。

## 二、《列音韵谱》内容构成简介

《西儒耳目资》，共6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篇名《译引首谱》，共两卷，讲解拼音基本原理；第二部分篇名《列音韵谱》，共两卷，按照拉丁字母顺序排列汉字，用音查字；第三部分篇名《列编正谱》，共两卷，按照汉字的部首笔画排列汉字，并标注拉丁拼音，用字查音。本文主要考察金尼阁的注音方案，即《西儒耳目资》的第二部分《列音韵谱》两卷，其中包括五部分，分别是：本谱小序，本谱用法、韵母目录、外方内圆图书、每摄韵部列字。

### 1. 本谱小序

本谱小序共五页，金尼阁在其中谈到了创作《列音韵谱》、用音查字的原因：

司有五：耳所以能闻，目所以能观，口随意能味，鼻所以能嗅。全身所以能摸是也。五司之中，言字每一属一而已。盖言字口不能味，鼻不能嗅，全身不能摸，独耳能闻言，目亦不能观之。目能观字，耳亦不能闻之也。今音韵定有意者曰言，本谱列之。盖虽用字以传其意，然当其列字之初。第闻其音韵之声，而不观其点画之形。后列边正之谱，则友是矣。总局一行，全局成五。

至本谱每一每五开成一撮，故有五十撮。<sup>①</sup>

金尼阁在这里提到《列音韵谱》中韵部按汉字音韵罗列，共有五十撮韵部，对于不能辨认的汉字，如果知晓其读音，便可在相关的韵部内，查询到该字。

每撮如总全局，亦包括三品之字，曰：同鸣字父；曰：自鸣字母；曰：共生字子。父常在每撮之初。从全有二十。则分轻重之别。父生有字之子，横行每音之上，父上母下，何父切字子，成其首也。无字之音不必切，故父有音，无字之子，跳而过之。厌多空方故也。每撮之切，不移父字。故父二十之号。无不尽成字子之首。不拘音同与不同已。自鸣字母，常在每声之首，从全有二百六十五。<sup>②</sup>

《列音韵谱》全卷以五十撮韵部分类为基础，每一韵部内包括“同鸣字父”、“自鸣字母”、“共生字子”三组概念。具体来说，“父”、“母”的概念类似“声母”和“韵母”；“字子”主要指每一类代表字下面的其他附属汉字；“自鸣”和“同鸣”两个概念，汉语韵书中原来没有，应是金尼阁从法语或拉丁语中转译过来的音韵学概念，两者从属于“元音”类别，只表音响，不表字号，“自鸣字母”即指零声母类汉字，而“同鸣字父”指声韵相拼的汉字<sup>③</sup>。

“父”做声母，故排列在上，“母”做韵母，故排列在下，“父母”音反切拼合，即是汉字读音。有声母无韵母自不必拼合，也无汉字，故在文中空出。在金尼阁看来，可做“父”的声母有二十个。而没有“父”只有“母”的零声母汉字在文中有二百六十五个。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第36—37页。

共生字子，常在本母之后，从全有一千四百零三，则分轻重平仄清浊等类之别，曰共生者。指父母之切也。俱总行父母之下。首有西号。同音之表也，子有字者。本位记之，无字不记，三品之字其列如此。其必如此而列之者。好从音韵之便耳。盖同切者俱同音也，同撮者俱同韵也。同音者父母俱同，同韵者父异母同，或问间有半圈在几字上何。盖因多字之音，古今不同，假如似字古音为上，今读为去。<sup>①</sup>

中国古代传统韵书，通常按照声、韵、调的关系将汉字组织起来，其体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广韵》为代表，按汉字声调分类，每一声调下细分韵部，每一韵部内按同声字分类排列；第二类以《中原音韵》为代表，按韵部分类，每韵部用代表汉字标目，韵部内再按声调和同声字类别细分；第三类以《韵略易通》为代表，按韵部分类，韵部内再按声母分类，声母类别中汉字按声调依序排列。《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在体例上比较倾向于中国古代传统韵书的第三类分类法。金尼阁这段话也表明，每一撮韵部内又按声调分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部分来归类汉字<sup>②</sup>，全文汉字共有一千四百零三个。在“同鸣字母”类别中，根据声母的“轻”或“重”的特征，按照声韵相拼顺序，对汉字进行排列。每个声调内部，汉字依据声母顺序进行罗列。以“上声”为例，下分“自鸣字母”和“同鸣字母”。

## 2. 本谱用法

金尼阁在“本谱用法”一节中谈到，由于汉字形音义分离，导致出现汉语学习者知音不知其字，或知音知字不知其意的现象，编写一本用音查字的字典对当时的传教士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第3—4页。

② 曾晓渝：《〈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第132—136页。

音韵出于人口，虽至我耳，未知每音每韵之列。未知每音每韵之字。未知每音每韵之意。三者考之极难。盖虽中原音韵之书，具备每音之字，每字之意，但音韵之列，多未定位。一时难遇其字，难察其意，则字学之妙，在书上者。如金在之在广也。其何得而用之。<sup>①</sup>

关于《列音韵谱》的用法，他写道：

一闻其音，则得其位，得其位，则得其字，得其字，则得其意也。今欲得每音每韵之位，先察其母，察其母有道。凡念字声长，所闻之余声于末者，母也。假如闻江音，所响于江音之末，央也。央音必是江音之母。闻星音，所响于星音之末，阿也。阿必是歌音之母。万音万韵无不如此。得母则察其行。总局之内是也。得行则察其声，全局之中是也。得行得声，必得本谱，每摄之列，假如央音江字之母，总局在第三十二行，全局在清平之声，故本谱亦在第三十二摄，清平之母也。英阿二音，拜万音俱放此得本母之位。不拘母音有字与否。俱如上法。<sup>②</sup>

通过汉字的读音，判断该字在韵部的位置，通过确定韵部位置，找到这个汉字，并知晓其意。因此，通过语音查阅汉字，第一步是确定韵母。金尼阁在此以“江”音、“星”音为例，示范确定到“央”部和“阿”部的过程。确定韵部后，还需确定汉字的声母，即“父”：

得母再察其父，首有同鸣者，所闻之音，子也。无同鸣者，所闻之音，母也。同鸣有二十，不得有他二十之外。得父不必察总全二局，但察本母之后，本谱共生字子，俱在本切总行之下。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第6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假如江音，其父格也。见本摄清平央母之后，切法在上，有格央二字。下总有江，万音如此。今得所闻音韵之位，见字，三者已得其二。<sup>①</sup>

确定韵部后，若为“同鸣”（零声母），则在“同鸣”类别下确定汉字，“同鸣”韵母有二十种，不会超出其外；若有“父”音，则通过上下字相切，来知晓读音。

### 3. 韵母目录

在介绍“本谱用法”之后，金尼阁整理全卷“韵母目录”。目录共计五页，从左至右竖行罗列五十摄韵部。每一摄包括每部韵字、汉字注音或反切注音、罗马拼音注音、韵母序列、页码。在目录后，金尼阁解释使用韵母目录的原因：

目录细列在卷首者，盖欲闻音得母者。开卷便于寻觅云耳。凡闻音在某母摄中，则看目录，某母为第几摄，下有张数，看在第几张。即于卷中，揭第几张。见某母之摄，于其摄内，寻所遇某声之音，则得之矣倘读书者。见字而未知其音，本目录中，西号亦俱指之。<sup>②</sup>

目录以韵母分类，便于阅读者通过汉字语音快速确定该字的韵部，再通过韵部页码锁定查阅范围。如果不知汉字读音，目录中亦提供罗马拼音（西号），也可用于确定汉字读音。《西儒耳目资》中，“正音”、“中原音”、“中华音”的提法比比皆是，是指明末官话音，与之相对的为“土音”等<sup>③</sup>，因此，韵母目录中的“土音”在此可能指所记录的本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曾晓渝：《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74页。

地语音。

#### 4. 外方内圆图书

《列音韵谱》第十四页为外方内圆图书，该图包括“外方图”和“内圆图”，两者重合在一起，外方内圆，如下图所示：



图1 外方内圆图

金尼阁在该图上方注有小字对“外方图”进行解释：

外方图，右上左下，每两边如勾股者，本谱之像也。盖其中，字同切者俱同音，字同摄者俱同韵，勾股为一。其音同者父母俱同，韵同者丈异母同，勾股为一。双勾股相于，一方四隅，合成字音韵同。今所谓同摄同韵，指总局之韵而言，全局同韵摄声俱同是也。<sup>①</sup>

金尼阁以勾股来类比《列音韵谱》中汉字声韵排列规律，即直角三角形夹直角的两边各标注一条规则：反切用字相同的，读音一致；同一摄汉字，韵母一致；读音相同的汉字，声韵一致；同韵的汉字，则声母可能不一致。符合外方四条规则的，即是声韵调都一致的汉字。

他同样在该图下方对“内圆图”进行解释：

<sup>①</sup> [法]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第14页。

此圆内面图者，四正，乃中原四声。中央及四隅，乃西号之五声也。清平不低不昂，去入皆昂，上浊皆低，读法，清去上入浊。一低一昂，易分故耳，盖低昂相对，如皂白之易别，故低一昂对之愈近，辨之愈易明也。假如鹤、亚、雅、鸦、衙；些、谢、写、悉、斜，音无字，俱亦念如此。<sup>①</sup>

内圆图中，东南西北正向是“平上去入”中原四声，中间和四方是用西文标注的五种声调。其音系的主要特点是：分平翘，分尖团，无腭化音 [tɕ] 组声母，[uən] 和 [uan] 对立，有入声调<sup>②</sup>。

### 5. 每摄韵部列字

《列音韵谱》的最后一个部分亦是全卷的主要部分，共计309页。金尼阁详细地罗列了五十摄韵母下共计1450汉字<sup>③</sup>，汉字的基本排列模式按下图类别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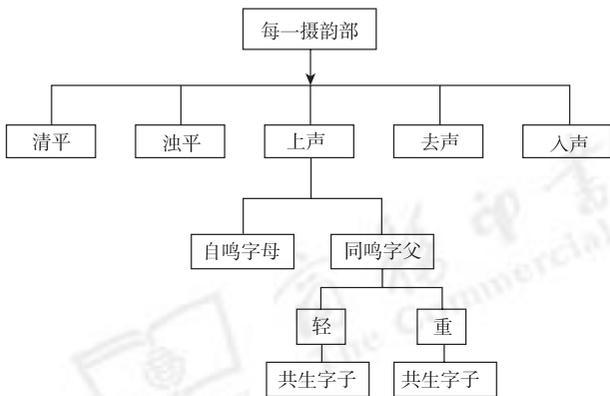


图2 汉字分类排列图

全卷收录的汉字先按50个韵母分类，每一类再按声调（清平、浊

① [法]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第14页。

② 曾晓渝：《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74页。

③ 卞浩宇、严佳：《从〈葡汉词典〉到〈西儒耳目资〉——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演变》，《科技信息》，2010年第1期，第223—225页。

平、上声、去声、入声)分类,对于相同声调的字,先排列出“自鸣字母(零声母)”的汉字,再按“同鸣字母(声母)”分类。其中声母类别下按声母发音的“轻”、“重”来排列“共生字子(声韵拼合的汉字)”。金尼阁在每个字前都标注了反切注音和罗马字注音。

总体来说,《列音韵谱》一卷在内容结构上,正如封传兵和邓强所言:“有韵谱韵目、序言例论等,且音形义皆备,这与传统韵书是一致的”<sup>①</sup>;而金尼阁将汉字拼音化,进行音值转写,再以严密的逻辑依据和音理上的标准,对韵母进行细致分类,融会西方字母分类的理念,全卷对声韵的选择和排列也体现出同中有异、继承性、创新性并行的特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细论。

### 三、音系韵母层次和声母选择分析

#### 1. 韵母选择和排列:基于传统韵部和罗马注音相结合

金尼阁在《译引首谱·问答篇》中谈到:“开口之际,自能悻悻成声,而不借他音之助,曰自鸣。”其中的“自鸣字母”即是指韵母,韵母分为五十摄,即五十韵部。对于这50韵部,金尼阁在书中解释道:“五十俱总母也,未开平、仄、清、浊、甚、次、中之全。既开平、仄,每一成五,则五十总母乘之,生二百五十。既分甚、次、中之别,另有十五,总计全母二百六十有五。”<sup>②</sup>关于这50个韵母,金尼阁是如何排列的呢?排列有何依据?这种排列方式是按照古代音韵传统排列而来,还是按照罗马拼音分类而来?目录中的一字母,二字母甚至三字母,是基于什么确定的?与现代汉语的单元音以及复合元音有什么联系?根据以上问题,我们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一一举证分析。

① 封传兵、邓强:《〈西儒耳目资〉出版——明末中西语言文化的交流与会通》,《青年科苑》,2013年第12期,第122页。

②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第126—127页。

(1) 基础单韵母选择：一字元母

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韵母目录》中提出有 a、e、i、o、u 五个“元母”，顺序依次是第一到第五摄，他论述说：“此元母另生他母，系之曰二字子母，盖亦子亦母也。上系元母之子，下系其子之母。递而衍之，故三字曰孙母，四字曰曾孙母。”<sup>①</sup> 首五摄韵母如下表1所示：

表1 一字元母表

元母	a	e	i	o	u
对应汉字	丫	额	衣	阿	午
摄数	第一摄	第二摄	第三摄	第四摄	第五摄
数量总计	5				

用亲属称谓来描述音韵学概念是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独特方式。谭慧颖认为金尼阁正是在批评中国传统音韵学“母子说”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他自己的“父母子音说”。在金氏汉字罗马拼音方案的理论体系中，“字父”、“字母”是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们支撑着一个庞大的概念群：父音、母音、本父、本母、同父、同母、代父、代母、元母、子母、孙母、曾孙母等等<sup>②</sup>。

韵母谱系由五个元母衍生，形成50个自鸣字母。上表中的“一字”与下文中的“二字”、“三字”、“四字”是就韵母音素数量进行的归类。

(2) 复合双音素韵母选择：二字子母

“子母”在“a、e、i、o、u”五个元母的基础上衍生，形成新的发音，并以元母为依据进行仿写。“子母”一般是由两个音素构成，故称“二字子母”，以a类标示以元母a为基础衍生的子母，以此类推，下文一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第124页。

②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第35—47页。

致。从第六摄韵母 ai 开始到第二十七韵摄母 un 便是“子母”，子母共有 22 摄。“子母”不仅用罗马拼音标示，还用借用了传统的汉字韵部，西汉对照。韵谱中二字子母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二字子母表

元母		子母							个数
a类		ai	ao	am	an				4
	对应汉字	爱	澳	盎	安				
	摄数	第六摄	第七摄	第八摄	第九摄				
e类		eu	em	en					3
	对应汉字	欧	硬	恩					
	摄数	第十摄	第十一摄	第十二摄					
i类		ia	ie	io	iu	im	in		6
	对应汉字	鸦	叶	药	鱼	应	音		
	摄数	第十三摄	第十四摄	第十五摄	第十六摄	第十七摄	第十八摄		
o类		oa	oe						2
	对应汉字	化阿切	惑阿切						
	摄数	第十九摄	第二十摄						
u类		ua	ue	ui	uo	ur	um	un	7
	对应汉字	瓦	石五切	尾	屋	而	翁	无切	
	摄数	第廿一摄	第廿二摄	第廿三摄	第廿四摄	第廿五摄	第廿六摄	第廿七摄	
数量总计									22

韵书中共有22个子母，其中a类子母4个，e类子母3个，i类子母6个，o类子母2个，u类子母7个。从图表数据中可以看出，子母中，u类最多，o类最少。

### (3) 复合三音素韵母选择：三字孙母

“孙母”同样由元母衍生，比“子母”多一个音素，一般是由三个音素构成，故称“三字孙母”，韵谱中“三字孙母”如下表3所示：

表3 三字孙母表

元母		孙母							个数	
a类									0	
e类		eao	eun						2	
	对应汉字	无切	无切							
	摄数	第廿八摄	第廿九摄							
i类		iai	iao	iam	ieu	ien	iue	ium	iun	8
	对应汉字	隘	尧	阳	有	烟	月	用	云	
	摄数	第三十摄	第卅一摄	第卅二摄	第卅三摄	第卅四摄	第卅五摄	第卅六摄	第卅七摄	
o类		oai	oei	oam	oan	oen				5
	对应汉字	盖阿切	无切	刚阿切	于阿切	根阿切				
	摄数	第卅八摄	第卅九摄	第四十摄	第四一摄	第四二摄				
u类		uai	uei	uam	uan	uem	uen	uon		7
	对应汉字	歪	威	王	弯	庚五切	温	碗		
	摄数	第四三摄	第四四摄	第四五摄	第四六摄	第四七摄	第四八摄	第四九摄		
数量总计									22	

“孙母”起于第二十八摄韵母 eao，止于第四十九摄韵母 uon，共计 22 摄，总数与子母总数持平。22 个孙母中，i 类孙母数量最多，为 8 个；其次是 u 类孙母，数量为 7 个；o 类孙母有 5 个，e 类很少，只有 2 个；而 a 类没有孙母。

#### (4) 唯一四音素韵母选择：四字曾孙母

韵谱中只有一个“曾孙母”，即第五十摄韵母 iuen。虽然只有一个，但这个“曾孙母”的构词能力很强，其韵部对应汉字为“远”。

#### (5) 金氏方案韵母选择特点和依据

基于以上数据，研究以元母为基础，按照音素数量对其衍生的子母、孙母以及曾孙母进行归类 and 统计，每一类别中的韵母数量如下图 3、表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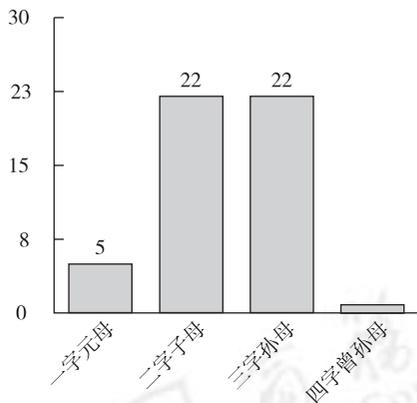


图3 韵母数量分类柱状图

在 50 摄韵母中，从五个元母衍生出来的“二字子母”和“三字孙母”的数量最多且数量一样，均为 22 个，各占韵母总数的 44%。四字曾孙母的数量最少，只有一个，占韵母总数的 2%。一字母母不仅是其他韵母衍生的基础，其本身也是韵母的一部分，占韵母总数的 10%。

通过对韵谱中五十摄韵母的整理，研究发现，金氏方案对 50 摄罗马拼音韵母的选择以及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来源有所解释，《西儒耳

目资·译引首谱·自序》中有证实：“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玛窠）、郭仰凤（居静）、庞顺阳（迪我）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sup>①</sup>由此可见，金氏韵母的选择是在罗氏方案与利氏方案基础之上的整理与修订，并不是首创。

关于金尼阁对韵母的选择和排列问题，基于以上文本转写分类，研究将50摄韵母<sup>②</sup>归纳整理至下表4：

表4 列音韵谱50摄元母及其衍生韵母表

元母	衍生韵母														数量	
a	ai	ao	am	an												5
e	eu	em	en	eao	eun											6
i	ia	ie	io	iu	im	in	iai	iao	iam	ieu	ien	iue	ium	iun	iuen	16
o	oa	oe	oai	oei	oam	oan	oen									8
u	ua	ue	ui	uo	ur	um	un	uai	uei	uam	uan	uem	uen	uon		15
韵母总数															50	

《列音韵谱》中50摄的选择与排列，是基于拉丁字母注音的，金尼阁从其母语出发，选择五个单元音，以单元音为基础，进行组合，组合后，再以汉字元音音素的数量进行分类，拟写成汉字读音。在五个元音中，以元母i开头的组合数量最多，为16个；以元母u开头的组合数量次之，为15个；以元母o开头的组合为8个，以元母e开头的组合为6个，以元母a开头的组合数量最少只有5个。全篇50摄韵母的顺序，是按照罗马拼音的元母次序排列的，元母再组合，按照次序组合成新的复合韵母，并按照韵母音素个数再排列，分一元、二元、三元、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第50页。

② 曾晓渝：《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74页。

四元。排列与组合的顺序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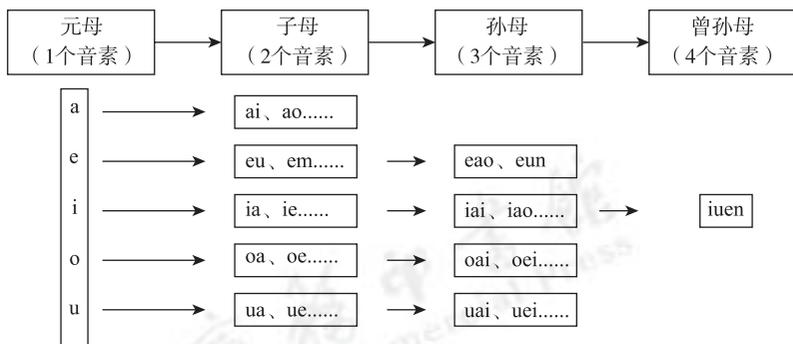


图4 韵母排列组合顺序结构图

按照这种顺序，第一到第五摄，为单元音元母，第六到第二十七摄为二音素复合韵母（子母），第二十八摄到第四十九摄为三音素复合韵母（孙母），第五十摄为四音素复合韵母（曾孙母）。

关于韵母排列依据问题，前文已经提到，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在体例上基本上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韵书的分类法，但是，韵部的选择与排列则是在前传教士汉语辞书的基础上，选择罗马拼音的汉字拟字为韵部，并根据罗马拼音的组合顺序进行排列。比如第一摄a音，拟汉字“丫”，作为汉字韵部；第二摄e音，拟汉字“额”作为汉字韵部；第三摄i音，拟汉字“衣”作为韵部；等等。

关于“目录中的一元字母，二元字母甚至三元字母，是基于什么确定的？与现代汉语的单元音以及复合元音有什么联系”问题，以上研究表明，金尼阁借用中国传统音韵学术语，用亲属称谓来定义韵母的概念，他所建立的“父子音说”音韵体系，从一字元母衍生出的子母、孙母、曾孙母等概念，其实是参考罗马拼音的组合方式。“一元”、“二元”、“三元”、“四元”是就韵母音素数量进行的归类，金尼阁将不同音素数量的韵母与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亲属称谓相联系，把这些韵母音素组合解释成是一种亲属谱系延伸的关系，一元字母类似于现代汉语语音学中的单元音，子母、孙母以及曾孙母类似于复合元音。

## 2. 基于法语常见辅音的声母选择和排列

### (1) 《列音韵谱》声母描写

金尼阁将声母称为“同鸣字母”，他在《译引首谱·问答篇》中谈到将声母、韵母称“父”称“母”的原因：“如婴儿能笑能啼，导之能言者，必母也。父有事四方，未暇常常抱弄。故同鸣者不导之言而曰父；自鸣者导之言而为之母焉。”<sup>①</sup>自鸣类似母亲引导婴儿发音，同鸣则类似父亲因为忙碌，没有时间教孩子说话一样。金尼阁对“字母”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音韵学“母子说”的影响，传统等韵学中的“三十六母”中包含的字被称为“字母”，用来表示一定的发音位置和发音方法<sup>②</sup>。在韵谱中，金尼阁选择二十个“字母”，即为20个声母，他同时用反切上字与拉丁字母标示，中西对照标示。除此之外，还有“自鸣字母”即是零声母，有“影”、“疑”、“微”、“日”四部。我们将文本中的声母整理归纳如下表5：

表5 《列音韵谱》声母表

同鸣字母	拉丁拟音	同鸣字母	拉丁拟音	同鸣字母	拉丁拟音
百	p	忒	t	者	ch
魄	'p	搦	n	摭	'ch
麦	m	勒	l	石	x
弗	f	则	ç	日	j
物	v	测	ç	格	k
德	t	色	s	克	'k
黑	h	额	g		
自鸣字母	Ø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第131—132页。

②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概念术语辨源》，《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第95—100页。

在《列音韵谱》中，金尼阁对“字父”的描述简要，只对“同鸣字父”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并罗列出具体的二十个“字父”，并没有对声母进行细化。谭慧颖认为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是金尼阁认为这是自然之声，没有必要加以区别；二是金尼阁使用母语法语的声母系统，这也是欧洲拉丁语系最常用的声母，可能由于过于熟悉而未做过多区分，他在此只使用了一对区别特征即为“轻”和“重”：“父共二十，中有轻重之别”<sup>①</sup>。同时，金尼阁在《译引首谱》卷对这对区别特征进行了概念解释：

重音者，自喉内强吹而出气至口之外也。惟同鸣之父有之。自鸣之母则无。然在同鸣之中，亦有能轻而不能重者，有能重而亦能轻者，有能重而不能轻者。重而不轻者，重德之纯也；重而又轻者，重德之杂也。<sup>②</sup>

按照金尼阁的解释，“重音”类似于“送气音”，“轻音”类似于“不送气音”。不同于现代语音学“轻重”的概念主要针对塞音和塞擦音，金尼阁的“轻重”概念适用于总局中全部二十字母，包括黑母<sup>③</sup>。

在《译引首谱》中，金尼阁对字母的“轻重”分类记载如下：

同鸣则ç测'ç者ch擒'ch格k克'k百p魄'p德t忒't日j物v弗f额g勒l麦m搦n色s石x黑h，随之。自一至十，一轻一重，十以后有九者为轻。惟尾者为重。<sup>④</sup>

按此说法，轻音声母一共有14个，包括：

①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概念术语辨源》，《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第95—100页。

②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第145页。

③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概念术语辨源》，《暨南学报》，2006年第1期，第95—100页。

④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第56页。

则ç、者ch、格k、百p、德t、日j、物v、弗f、额g、勒l、麦m、搨n、色s、石x。

重音声母一共有6个，包括：

测'ç、搨'ch、克'k、魄'p、忒't、黑h。

## (2) 金氏方案声母与法语辅音比较

金尼阁的母语为法语，其母语背景对韵谱中字母的选择有无影响？谭慧颖将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三套注音方案声母系统进行了横向对比，其中详细地列出了声母拟音和代表汉字。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金尼阁韵谱中的声母国际音标拟音<sup>①</sup>与法语辅音音素进行对比，窥测金尼阁拼音方案中声母选择的民族语倾向，从而揭示母语对金尼阁撰写韵谱的影响。

表6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声母与法语辅音音素对比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声母				法语辅音音素	
汉字拟音	拉丁注音	区别特征	国际音标	辅音音素	区别特征
则	ç	轻音	[ts]		
测	'ç	重音	[ts']	[z]	浊辅音
者	ch	轻音	[tʃ]		
搨	'ch	重音	[tʃ']		
格	k	轻音	[k]	[g]	浊辅音
克	'k	重音	[k']	[k]	清辅音
百	p	轻音	[p]	[b]	浊辅音
魄	'p	重音	[p']	[p]	清辅音
德	t	轻音	[t]	[d]	浊辅音
忒	't	重音	[t']	[t]	清辅音
日	j	轻音	[ʒ]	[ʒ]	浊辅音
物	v	轻音	[v]	[v]	浊辅音

①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第71—87页。

续表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声母				法语辅音音素	
汉字拟音	拉丁注音	区别特征	国际音标	辅音音素	区别特征
弗	f	轻音	[f]	[f]	清辅音
额	g	轻音	[ŋ]	[ŋ]	
勒	l	轻音	[l]	[l]	
麦	m	轻音	[m]	[m]	
搦	n	轻音	[n]	[n]	
色	s	轻音	[s]	[s]	清辅音
石	x	轻音	[ʃ]	[ʃ]	清辅音
黑	h	重音	[x]		
零声母	Ø				
				[r]	

为严谨起见，我们应该把金尼阁《列音韵谱》中的声母系统与当时（16—17世纪）法语的辅音发音情况进行对比，但是我们尚未搜集到法语在16、17世纪的完整的发音资料，从已有的语音学资料来看，法语辅音系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上：舌根音的腭化和啞音音变，这两种变化到14世纪均已完成，此后便一直保持稳定，法语在16世纪基本完成了向现代音的转变<sup>①</sup>。现代法语音素共有35个，其中包括15个元音（voyelles）、17个辅音（consonnes）、3个半元音（semi-voyelles）。辅音音素中有六对以声带振动为区别的音素，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为“清辅音”：[p][t][k][f][s][ʃ]；声带不振动的为“浊辅音”：[b][d][g][v][z][ʒ]<sup>②</sup>。因此，我们以法语现代语音形式为参照，与金尼阁拉丁注音方案中的声母进行对比。根据语音标识，我们将法语语音音素与金氏拼音方案声母一一对应，如上表6所示。中法作为位于世界

① 谭慧颖：《〈西儒耳目资〉源流辨析》，第71—87页。

② Guy Capelle、Noëlle Gidon：《Reflets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东西两端的民族，语言体系迥异，语音习惯不一致。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法语属于印欧语系，因此，语言在音位的选择上也有很大区别。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中的汉字拉丁注音方案，也注意到中西语言在语音音位选择上的差异。他在《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中《万国音韵活图说》一文写道：

万国音韵活图者，人籁也，包括万音，而不出其范围。盖人籁如海，其吹于人口者，总计二十有九如孔。所谓元音俱不同声，西国有号以为字，其号相对相会，实生万音而不止一国之音已也。<sup>①</sup>

金尼阁认为在“万国音韵活图”中列出的29个西文字母，可以囊括全世界语言的发音，汉语发音也在其中。全卷除“则ç”、“者ch”、“擻'ch”、“黑h”四声，其余16声母可与法语16辅音音素相匹配，法语[r]为喉音，汉语中无对应发音，因此金氏声母中不存在[r]音。金氏汉语声母“字父”分轻重，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别；而法语辅音音素无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特征，按发音时声调振动与否，分为清辅音和浊辅音，这可能是金尼阁对汉语声母送气和不送气特征很敏感的一个原因，因此“轻重”成为金氏方案中汉语声母唯一的一对区别特征。

辅音腭化是罗曼语族的一种特征，其中舌根音c的演变过程为c(e,i)逐渐演变成[ts]，最后变成[s]或[z]或者[θ]，法语作为罗曼语族的一种，其中[ts]演变读作[s]或者[z]，字母ç，作为舌根音c的一个变体，金尼阁用其表示[ts]或者[ts']，“则ç”为不送气音，读作[ts]，“测'ç”为送气音，读作[ts']，与法语中[z]音对应。字母组合ch在古西语中表示[tʃ]，此发音一直保留到现在，因此，金尼阁也选用字母组合ch来表示[tʃ]，“者ch”不送气，读作[tʃ]；“擻'ch”送气，读作

①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译引首谱》，第56页。

[tʃ]。字父“黑h”读音拟作[x]，是一个舌根清擦音，它的发音效果和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h音很相似，但是，在罗曼语族中，h一律不发音，因此法语中无与“黑h”相对应的辅音音素。

通过以上分析，金尼阁拼音方案中声母选择的存在受到本民族语法语的影响倾向，法语辅音音素是《西儒耳目资》中汉语声母选择与确定的基础。

#### 四、中国传统反切和罗马字母拼合两种并行的声韵组合方式

金尼阁在韵谱中使用两种方式为汉字注音，两种注音方式均有各自的声韵拼合特点。一是中国传统的反切法，用上下两字的读音反切来拼读汉字。二是基于其母语为元音辅音拼合为音节的直接拼合法，使用罗马拼音为汉字注音。韵谱共计1471条反切，用来标示1471个汉语音节的读音，并用在每条反切前用罗马拼音注音拼读，西汉注音彼此相互参照。

##### 1. 金氏将中国传统反切注音精简改良

汉语本来的注音方式是直音法，即读如某字，而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古人在佛经翻译中受到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为汉语引入了反切注音方法<sup>①</sup>。所谓反切，简单说来就是选取两个汉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切字，取上字发音的声母部分做声母，取下字的韵母部分作韵母，声调与下字保持一致，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唐代以后，反切法益为精密，成为最通行的注音法<sup>②</sup>。

① 尹延安：《来华传教士中西语言比较之特点、内容与影响》，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2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2012年，第179—195页。

② 张玉来、尹瑀：《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之得失衡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99—211页。

中国传统的反切注音法是将被切字的读音两分，上下相切，而金尼阁在《列音韵谱》中为汉字进行罗马拼音注音时则进一步细分。首先他将韵母按音素数量分成一字元母、二字子母、三字孙母和四字曾孙母，彼此之间是亲戚谱系延伸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提到。然后，金尼阁根据声母与韵母的组合，将音节分为一号界、二号界、三号界、四号界、五号界。一号界是指由零声母，单元音独立构成的音节；二号界是指声母加单元音构成的或零声母韵头加韵腹组成的音节；三号界是指声母加双元音构成的或零声母韵头加双元音组成的音节；四号界是指声母加韵头、韵腹、韵尾构成的和零声母 iuen 音节；五号界是指声母加 iuen 构成的音节。

金尼阁在韵谱中所使用的反切法，吸收并沿袭了中国传统反切法的绝大部分注音原则，比如：被切字与反切上字的声母相同；被切字的声调与反切下字相同；上字、下字不能与被切字同形；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反切传统的声韵拼合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由于受到母语中音节由音素直拼的影响，他在为汉字造反切注音时，特别注意同一声母、韵母单位尽量使用同一个汉字注音符号注音，金氏注音方案中共出现反切上字43个和反切下字264个，大大减少了上字与下字的数量，避免了反切注音易出现累赘繁复的弊端<sup>①</sup>。这正是金尼阁对反切上、下字高度统一和精炼的结果。

同时，在文本分析中我们也发现，原则上《西儒耳目资》秉持着“一音一符”的原则，20个声母对应只有20个反切上字，然而反切上字有43个，比声母多出了23个。究其原因，是因为金尼阁在编写反切字时遵循了中国传统反切法的原则，上字、下字不能与被切字同形，例如“黑”作[X]声母上字124次，它自己作被切字时就改用“湖”[X]作上字。秉承这样的反切原则，反切上字就比拉丁声母多了近一倍，但实际上还是一声母对应一上字，“反切上字的用字高度统一是空前绝

<sup>①</sup> 黄雪晴：《〈西儒耳目资〉的反切改良》，《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1—33页。

后的，汉语韵书史上再没有任何一部韵书是只用如此少的切上字来表述声母系统的”<sup>①</sup>。而韵谱中反切下字有264个，远远多于上字数量。尽管如此，下字也是尽力按照一个韵母一个上字来统一的，只是汉字有声调变化，同声同韵时，声调可以区别意义，故是不同的反切下字。《列音韵谱》五十摄中就按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分类归纳，同声同韵的四声调就是四个反切下字，有入声的还单用入声下字，又据反切上字、下字不能与被切字同形的原则，264个反切下字除去四声和同韵母互切的情况，实际上也就是50个以内，也就是当时实际读音的韵母数了，说明《西儒耳目资》的反切下字系统也是最大限度地统一用字的<sup>②</sup>。

在反切注音中，金尼阁并没有简单地继承统中国韵书的注音方法，他利用法语音素直拼的思维方式，新造了反切的声韵拼合方法，把反切上、下字当做注音符号来使用，尽量一个注音符号只用一个字来表示，使得上字与下字的使用次数更加频繁，更加符合语言经济性的原则，让反切用字高度统一，这是《西儒耳目资》一书不同于汉语本土韵书的突出特点。

## 2. 金氏使用罗马字母注音：注音易于拼读和查阅

作为一本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首要作用是方便传教士们进行使用和查阅。金尼阁对罗氏和利氏拼音的改良体现在：虽然韵谱以反切作为整体注音的大框架，然反切上字与下字的选择实际上是罗马拼音的汉字拟音，因此韵谱内部则又以罗马拼音的顺序进行注音和排列。以第十六摄iu韵为例：

清平·共生字子第一个，则迂切，罗马注音çiu，列字：疽 苴 沮 ……

反切上字“则”，对应西文轻音ç，拟汉字“则”；反切下字“迂”，对应西文iu，拟汉字“迂”，上下相拼，以反切的方法为框架，实际上

① 黄雪晴：《〈西儒耳目资〉的反切改良》，《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0页。

② 同上。

是罗马字母声韵的拼合。

### 3. 金尼阁对汉语声韵归纳组合的创新点

基于以上对《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的文本分析研究，金尼阁的音韵系统参照了中国传统的形声字编排系统，以韵部为纲，先分五十摄韵部，以韵部为基础，每一摄又按声调分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部分来归类汉字，在每个声调的部分中，汉字排列又根据声母的顺序排列汉字。较之前人传教士拼音方案，金氏拼音方案在汉语声韵组合方面有所创新，体现在如下方面：

#### (1) “父母子音说”音韵体系兼具中西传统

金尼阁在罗氏拼音方案与利氏拼音方案基础之上对韵母进行整理与修订，50摄罗马拼音韵母的选择以及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并不是首创。金尼阁对50个韵母的选择来源于其母语法语，以单元音为基础，组合成复韵母，拟写成汉字读音，形成韵部。关于全篇50摄韵母的排列，金尼阁在体例上基本上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韵书的分类法。由于他使用罗马拼音的汉字拟字为韵部，因此韵部的排列根据罗马拼音的组合顺序进行，同时按照韵母音素数量再排列，分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一元等属于中国传统音韵学术语，即用亲属称谓来定义韵母的概念，就韵母音素数量进行的归类。金尼阁从古借鉴，来建立他的“父母子音说”音韵体系，将不同音素数量的韵母与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亲属称谓相联系，把这些韵母音素组合解释成是一种亲属谱系延伸的关系。一元字母类似于现代汉语语音学中的单元音，子母、孙母以及曾孙母类似于复合元音，从一字元母衍生出的子母、孙母、曾孙母等概念，其实是参考罗马拼音的组合方式。

而金尼阁所定下的20个声母则是拉丁语系中最常用的辅音声母。与此同时，他也采用中国传统音韵学中“清”和“重”术语来区分声母的特征。

关于汉字注音，虽然韵谱以反切作为整体注音的大框架，然反切上字与下字的选择实际上是罗马拼音的汉字拟音，因此韵谱内部则又

以罗马拼音的顺序进行注音和排列。金尼阁这两种各有特色的注音方式体现了他中西兼顾的跨文化结合理念：一是中国传统的反切法，用上下两字的读音反切来拼读汉字。金尼阁在韵谱中所使用的反切法，吸收并沿袭了中国传统反切法的绝大部分注音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母语中音节由音素直拼的影响，他在为汉字造反切注音时，特别注意对反切上、下字高度统一和精炼，同一声母、韵母单位尽量使用同一个汉字注音符号注音，因此大大减少了反切上字与下字的数量，避免反切易累赘繁复的弊端。二是直接拼合法，使用元音辅音拼合为音节的罗马拼音为汉字注音。在每条反切前用罗马拼音注音拼读，西汉注音彼此相互参照。

## （2）中西两种拼合方式并行的声韵组合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而在汉字中数量最多的是形声字，形声是最能产的一种造字方法<sup>①</sup>。形声字是由声符和形符组合而成，声符表音，形符表义。中国传统的形声字体系一般都是按字音编次文字。这就决定课中国传统字书都是以韵部为纲，声韵相拼合来编排汉字。例如有“清代最为完备的谐声声系和古韵韵书”之称的《说文通训定声》一书也是遵循前人以韵部声符为序，遵循“韵部一声符一字”的编排体例，以韵部作为全书纲领的体例。这些书以声韵为纲，方便索字，满足查阅的需要。法文则属于表音文字，其音韵结合只表示读音，没有实际意义，中国的形声字是有意义的，这也是中国形声字体系与西方音韵体系的大不同。

金氏拼音方案采用了中西两种拼合方式并行的编写框架和声韵组合：其音韵系统参照了中国传统的形声字编排系统，以韵部为纲，先分五十摄韵部，以韵部为基础，每一摄又按声调分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部分来归类汉字。在每个声调的部分中，汉字排列又根据声母的顺序排列汉字。中西两种拼合方式并

<sup>①</sup> 鲍树柏、陈良煜：《形声字声符表义述略》，《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11页。

行的编写理念使得金氏拼音方案独特于其他传教士拼音方案，展现些许创新之处，具体表现为：

首先，金尼阁将中国传统韵书的大纲体例和罗马注音的拼读方式相结合。韵部的选择与排列并不是基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韵部分类法，而是在前传教士汉语辞书的基础上，选择罗马拼音的汉字拟字为韵部，并根据罗马拼音的组合顺序来排列的，比如第一摄a音，拟汉字“丫”，作为汉字韵部；第二摄e音，拟汉字“额”作为汉字韵部；第三摄i音，拟汉字“衣”作为韵部；等等。

其次，金尼阁所定下的20个“字父”不仅是拉丁语系中最常用的辅音声母，也属于其母语法语声母系统中的常见辅音音素。对于这20个“字父”，《列音韵谱》沿用“清”和“重”这两个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重要术语来作为区分特征。

最后，金尼阁在《列音韵谱》中使用的两种注音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反切法形如框架，罗马字母元音辅音直接拼合法则实为内容。这不仅借鉴与迎合了当时中国古代韵书的特点，也方便了传教士们的使用。

## 结 语

本论文以跨文化文本研究为视角，通过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成书特点和音系组合层次的分析，从韵母、声母、注音方式三个维度来分析金尼阁所构建的音韵系统的声韵组合特点。在对文本声母和韵母的分类和转写基础上，研究发现金尼阁对50摄罗马拼音韵母的选择以及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并不是首创，这与罗常培、陆志韦、谭慧颖等前辈学者的观点相对符合。金氏韵谱体现出中西两种拼合方式并行的声韵组合创新理念，将中国传统韵书的大纲体例和罗马注音的拼读方式相结合，在体例上基本上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韵书的分类法，而内部的声韵排列则根据罗马拼音的组合顺序进行。此

外，已有研究对金尼阁在韵谱中进行的反切改良进行深入分析，受其研究思路启发，本文对韵谱中所使用的罗马字母拼合法做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探讨，将两种注音方式结合起来分析，以期加深对传教士注音方式的理解。研究表明金尼阁在韵谱中所使用的两种注音方式相辅相成，反切法形如框架，罗马字母元音辅音直接拼合法则实为内容。这不仅借鉴与迎合了当时中国古代韵书的特点，也方便了传教士们的使用。

本文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中声韵及其组合方式的研究分析，以跨文化文本研究为视角，在汉字拉丁拼音化进程的维度上，希望通过对传教士拼音方案的研究，对海外汉学文本史料能进一步探索。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虽然对《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中声韵组合的特点和创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金氏方案对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声韵选择和组合的历史梳理和影响则着墨较少，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传教士汉字拉丁化方案和汉语拼音形成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挖掘，以期更全面、具体地刻画汉语拼音声韵组合形成、发展、定型的真实路径。